

# 立會一年總結說「捉蕉」

□林桑田



議會文化會隨着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轉變，但這種轉變可以是「與時俱進」，也可能是「逆時而退」。有些人雖然對政府施政一向諸多意見，但也認為議員不該採取「捉蕉」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動作。首創「捉蕉」行為的社民連，未獲加分，反而減分，得不償失也。

由去年九月選出的新一屆立法會工作將近一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日前對過去近一年會期的工作和經驗作了總結，表明他在執行主席職務上已盡力保持中立和公正。對於有少數議員在立法會有激烈行動，包括「語言暴力」甚至「肢體語言」，例如「捉蕉」之類，曾鈺成認為，這是「議會文化隨着時代轉變」，但他相信這類行為不會在立法會氾濫成災。

就立法會內的「暴力行為」而言，曾鈺成作爲立法會主席，必須中立、公正及平衡各方利益，他對立法會過去近一年工作的總結，堪稱相當客觀，對自己的工作成績表現得相當謙虛，對同事的某些行爲的點評也相當平和，這是可以理解的，也對今後執行主席職務以及在立法會內保持和諧有利。

## 粗鄙動作教壞少年

市民對立法會過去一年的工作，印象的焦點恐怕不在通過了多少項法案或進行了多少次會議，市民的注意力很可能是在集中於議會文化方面，特別是「粗鄙語言」和「肢體語言」，因爲這類行爲才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傳媒在報道立法會消息時，除了重大的政治性法案，很多時候作大篇幅報道的，正是議員的「唇槍舌劍」以至「肢體語言」，傳媒可以報道得「繪聲繪影」和「鉅細無遺」，因爲，這才是讀者格外關注的新聞。

從議會文化的角度說，不論何國何地的議會史上，都有一些暴力性質的語言及行爲。例如，拿命去派兵進入議會、菲律賓有國會議員死於刺客槍下、台灣「立法院」的「全武行」等等。不過，這些都是議會中的負面歷史，不足爲訓，絕對不是正面的榜樣。

議會文化的確會隨着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轉變，但這種轉變可以是「與時俱進」，也可能是「逆時而退」。前者，大衆喜聞樂見，給予正面評價；後者，那就不敢恭維，令人搖頭嗟嘆。比如說，台灣「立法院」的打耳光、扯頭髮、丟文件、擲椅子等等，最近一年是比較少見了。相反，香港立法會卻出現了「捉蕉行爲」，這一轉變，在廣大市民眼中如同看戲，心中難免有負面評價，特別是對年輕一代無疑會造成負面影響。年輕人在潛移默化中可能覺得：尊貴的議員都可以這麼做，我爲什麼不能做？這種「有樣學樣」的影響力，大有可能會誤人子弟，值得立法會議員省思及反思。

議會文化中的粗言穢語和肢體語言，倘深入研究思考，還涉及道德層面和法律層面的問題。道德層面：議員與官員之間，議員與議員之間，是不是應該

## 多管道整治青少年吸食

種種跡象顯示，近年來本港青少年吸食情況趨於嚴重，而校園裡學生濫藥個案（特別是女生）更是令人觸目驚心。販毒、吸食相互滲透，使不少青少年陷入「毒海」，不能自拔，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對此，曾蔭權特首7月7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近期發生多宗學生「索K」後在公眾地方昏迷事件，顯示問題比當初估計嚴重得多，更有急速惡化的趨勢。由此可見，青少年毒禍埋身，容不得半點忽視。而據本港禁毒處統計的數字顯示，21歲以下的濫藥者有3400多人，在3年間增加逾5成，其情況令人憂心。

## 從五個方面着手

鑑於事態嚴重，曾特首宣布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全民抗毒，並親自督導禁毒工作，「拿出決心去打這場仗」。與此同時，政府將推出一系列反青少年吸食的措施，力求做到爭分奪秒，採取行動，挽救跌入毒海的青少年。具體來說，將從五個方面開展「反青少年吸食全民運動」的工作。其中包括：一、社會動員方面：利用暑假培訓老師及義工，認識毒品及吸食學生的心理與行爲；而在新學年開始時學校可加強反吸食教育與宣傳；二、社區支援方面：要求各區爲邊緣及曾吸食青少年提供輔導及醫療等支援，協助他們遠離毒海；三、測檢方面：邀請大埔區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並研究引入頭髮驗毒設施；四、康復方面：爲自願戒毒的青少年提供更多有效的康復設施和支持；五、執法方面：與內地（特別是深圳市）聯手打擊跨境吸食和加強堵截毒品流入。應該指出，這五招反青少年吸食的內容是充實的，措施是可行的。特別是與內地聯手打擊跨境吸食尤爲重要。因爲深港兩地毗鄰，來往方便，毒品易流通，而深圳市代市長王榮於日前訪港時，雙方就不失時機地討論了加強跨境禁毒工作，而隨後深圳方面也雷厲風行地採取大規模掃毒行動，並將香港逾百名青少年強制在深圳接受戒毒。看來，這一做法有助於阻嚇香港青少年北上濫藥的情況。筆者相信，只要本港社會各界投身於這場全民抗毒運動，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效。而如果本港青少年吸食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則本港未來整一代人都可能會因此垮掉，其危機和代價將是何等嚴重。因爲青少年是香港未來和希望，是國家的棟樑，整個社會都要關注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

## 給青少年以機會

在這全民抗毒過程中，筆者認爲，社會各界也應給曾跌落「毒海」的青少年以更多的關愛和支持，向他們伸出援手，使他們改過自新，重新投入社會。因爲俗語說：「山中有直樹，世上無完人」。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在所難免的。問題是當他們知錯後，社會就要歡迎他們，接納他們，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這方面，本港社會服務聯會就做得很好。他們日前宣布聯同本港30間企業爲成功戒毒的青少年提供70個短期或長期職位，包括侍應、技工和售貨員等，協助這些青少年重投社會。其中包括一些近月來本港有爭議的正生書院的學生。這也說明，已經戒毒的青少年社會仍然歡迎他們，正所謂知錯能改，「浪子回頭金不換」，絕不能歧視他們！

正像信興電器服務中心助理總經理李志霖所說：「之前曾聘請已戒毒的青少年，其中有一個已做超過兩年，很欣賞這些青年勤奮工作。該中心將繼續聘請已戒毒的年輕人，協助他們重建信心，以及重投社會」。

## 海園加價不近人情

□黃山松

在環球金融海嘯巨浪揮之不去的情況下，各地經濟萎靡不振，各地政府正在絞盡腦汁拯救經濟，這是有目共睹的。

香港特區政府及七百萬香港市民也擔受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挑戰和考驗，人人都感受到切膚之痛，很多人失業；更多人忍受着企業的裁員、減薪、無薪休假等等之痛，希望早日雨過天晴。政府高官身先士卒，爲體現與市民共渡時艱的決心和誠意，已正式公開宣布，按薪酬級別，每月減薪5%以上。政府官員積極主動，自動減薪，顯示與民共抗金融海嘯的決心。市民對政府官員的這一舉措，讚揚有嘉，對政府施政的信心也增強了。

在這經濟倒退形勢下，萬萬想不到本港一間賺錢的遊園，海洋公園，日前竟公開宣布，於下個月（即八月一日）開始調整票價收費，新的入場收費是成人票由二〇八元加至二百五十元；小童票即由一〇三元加至一二五元。成人小童平均加幅爲二成。這種霸王硬上弓，說加便加，不由分說的做法，公衆不禁爲之譁然，實在太不可思議，太不近人情，太不識時務了。目前經濟復甦曙光未露，海洋公園來個逆市加票價，這種加價手法，猶如趁火打劫，實在不得人心。

如今做蝕本生意的不知凡幾，而海洋公園的收入卻億億聲的勁賺，怎能貪得無厭，獅子大口呢？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前不久才公開宣稱，要與市民共渡時艱，不會調整入場票價。言猶在耳，轉眼間，便來個口是心非，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不是令自己的信譽受損嗎？還是再作三思，以服務公衆利益爲前提，擋置加價，維持原來收費，才不至於惹來遊人抵制，導致因加得減的收場。

## 增賽馬日需平衡得失

□黃山松

議會文化會隨着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轉變，但這種轉變可以是「與時俱進」，也可能是「逆時而退」。有些人雖然對政府施政一向諸多意見，但也認爲議員不該採取「捉蕉」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動作。首創「捉蕉」行為的社民連，未獲加分，反而減分，得不償失也。

互相尊重？是不是可以互相謾罵以至「捉蕉」？議事殿堂上的「互不相讓、據理力爭」，又是否能演化成肢體語言？

### 法律層面應加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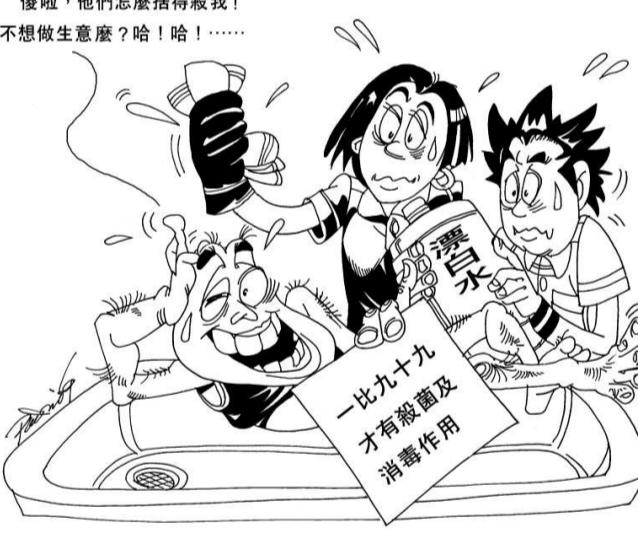
法律層面的思考就更見複雜。《基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第七十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不受逮捕。」這兩條明顯保障了立法會議員的發言權。這一點，世界各國各地都基本相同。問題是：議員的發言，法律不追究，但是否經得起道義的拷問？又是否經得起普世價值觀的對照？再者，一些肢體語言，例如捉蕉、搶官員講稿、推倒講稿架等，到底算不算是「發言」？這方面顯然存有灰色地帶。打耳光、扯頭髮之類無疑不是發言，在一般場合和情況下已是武力攻擊，屬刑事罪行，但在議會之內，似乎同樣不受法律追究，這對受攻擊的一方（無論是官員或議員），是不是太不公平？受害人人又是不能視作人生的奇恥大辱？這一灰色地帶，性質可以相當嚴重，法律上有值得爭議之處。舉一個較爲極端的例子：假如甲議員在議會辯論或質詢時，一槍打死乙議員，一刀刺死丙官員，試問，甲議員的這種行爲，算不算「發言」？又是否「不受逮捕」和「不受法律追究」？即使說得輕鬆一些，像「捉蕉」、搶講稿之類，是否符合「議事規則」？

從大處或高處說，議員的發言權當然要得到全面保障，但一些「出位」的語言和「出格」的行爲，除了各方的批判之外，在法律上應否負起相應的責任，淺見以爲理當引起法律專家尤其是憲法學者的注意，並加以深入探討。

### 劣行「三醜」得不償失

香港立法會的議會中原本沒有「捉蕉」這類事。這樣的轉變，始作俑者是社民連的三名民選議員。民選議員而有如此劣行，讓人覺得其中有許多疑惑之處。例如，投票給他們的選民有多少百分比支持或認同他們這樣做呢？廣大市民又有多少百分比贊成或反對他們這樣做呢？本港民調機構不妨就此項目進行一次民意調查，社民連本身也可以就此在選區內諮詢民意。香港是法治地區，也是崇尚民主、自由的國際都會，民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民調結果公布之前，假如從報章報道的民情以及各方立場不同的時事評論員的反應看，可以肯定，對議會「捉蕉」行爲是負面評價佔壓倒性的多數。有些人雖然對政府施政一向諸多意見，但也認爲議員不該採取「捉蕉」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動作。由此可見，「捉蕉」實在是不得人心，議員對此應進行反思。

作爲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面對「捉蕉」行爲，唯一最「嚴厲」的裁決就是「請出去」，也就是將相關議員逐出議事廳。社民連三議員不斷搞事，目的之一可能就是想引人注意，以壯聲勢，惟這種做法可形容爲不顧後果。最初，人稱「社民連三子」，如今，有人稱「社民連三醜」，可見首創「捉蕉」行爲的社民連，未獲加分，反而減分，得不償失也。



惡菌自述

· 三 龍 ·

## 何秀蘭不代表多數港人



由於「7·1遊行」人數不如理想，遠不及事前所吹噓的數字，反對派爲掩飾自己的尷尬，在立法會提出了「正視7·1遊行市民的訴求」的動議，以轉移公衆質疑他們報大數的視線。

辯論該動議時，反對派的李卓人、何秀蘭、李國麟等先後發難，聲言特區政府不聆聽民意。李卓人狂妄地聲言，市民上街因爲沒雙普選，他們要爲2012年翻案，質疑爲何人大委會否決後不可翻案。李國麟則稱，「我們很多民意代表都希望人大收回2012不可以雙普選的決定，這是我們香港的民意」。何秀蘭更囂，指責曾蔭權道，「唯有2012落實雙普選，才可解決到香港的管治問題，你爲何一直沒有向北京講清楚這點呢？爲何你會不盡忠職守，沒有爲香港人說話呢？」

### 「民意霸主」頤指氣使

去年當選議員，又做了反對派議員飯盒會議的發言人，何秀蘭「熒」到動不動就口口聲聲代表，開口閉口都是代表「香港人說話」，直以爲自己乃百分百民意化身，好似立法會只得她一個民選議員咁巴閉。其實，這個社會唔係大眾就可以話晒事的。

在立法會內，反對派何秀蘭等人扮民意代表的民選議員絕不少數。在社會上，無論參加「7·1遊行」的人數有幾萬或十幾萬，無論上街市民的訴求有十幾種或幾十種，他們都只能反映部分民意，而絕不能代表全港七百萬市民多元化的所有訴求。尤其是反對派借遊行「政治抽水」的訴求，如要求翻大人委會關於香港普選決議的案，絕無可能代表沒有上街的沉默大多數。

有事實爲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日前的一項調查發現，今年「7·1遊行」參與者與非參與者，對本港社會狀況的評價，以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及滿意度等，都有很大差異。在1,010名15歲或以上的市民中，「沒有參與」遊行的佔94%，「有參與」者只佔6%；前者最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政策爲「經濟發展」，後者則爲「政制及管治」(39.3%)。非參與者對特首曾蔭權的評分有53.1分，而遊行參與者只有33.4分。在比對整體數據後，調查機構發現，「沒有參與遊行者」的取態較接近主流民意。

「沒有參與遊行者」就是本港社會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取態更反映主流民意。不過，何秀蘭之流對於這些客觀事實，永遠採取視而不見的鸵鳥政策。因爲反對派自以爲獨霸「民意」，民意也是以我劃線，只有合他們口味的才能「算作」民意。否則，即使有大多數市民支持，他們照樣當有到。05年政府的政改方案獲得7成民意支持，不就是被這些「民意」霸主否決了嗎？



## 愛書小天使

□丁 傘



香港學界推動讀書風氣一向不遺餘力，有各種各樣的獎勵活動，主要是在中小學進行，推薦好書啦，寫讀書報告啦……。論到香港人之閱讀習慣，有人調查過，香港在世界喜愛閱讀的國家和地區中都排在前列幾名。

近期又有機構在幼兒年段推廣閱讀活動，想不到也取得不錯成績。活動名稱可不小，叫「全港幼稚園我最喜愛圖書選舉」，參與的幼稚園約有五十間。有關報道稱：「二千多名幼稚園學生以寫作、繪畫和勞作等不同方式，完成超過二萬份閱讀報告」，所閱讀的書類主要是寓言、卡通人物、童話等等。最驚人的一位獲得「愛書天使」稱號的得獎者，年僅五歲，然而卻在三個星期內完成了七十七本書的閱讀報告。這實在是不可思議，非有家長的配合和支持不可。果然這位小天使的爸爸幾乎每晚都要陪伴兒子閱讀故事書，他讓孩子多讀的目的也很特別，希望兒子藉閱讀培養耐性，可以安定一點。如果香港所有父母都能如這位爸爸一樣，相信香港小孩的閱讀勤奮度，完全可以排在全球第一了。

試從「最喜愛圖書」的選舉結果看，第一名是《迪士尼故事系列——反斗奇兵》；第二名是《小紅帽》；第三名是《三隻小豬》。全都是屬於「經典名著童話+電影卡通+彩色製作」一類，體現出兒童的閱讀是有階段性的，不同的年齡階段有不同的興趣。

不少十分心急的母親，盼望自家孩子在閱讀方面能早日「深化」，多讀點文字。惟三至六歲的孩子，對圖像最感興趣，每個人的閱讀習慣正是從「公仔」到「文字」的。

## 增賽馬日需平衡得失

□羅廣益



馬季煞科戰在沙田舉行，雖然天氣酷熱，但馬迷熱情更高漲，因而那天成爲全季的「丁財兩旺日」，有超過63,000人入場，11場賽事馬連共投注了12億元，平均每場超過1億元。但是，如果從全季賽馬投注總額計算，則只有668萬元，較上季下跌了8億元。馬季結束之後，馬會馬迷各自精采，馬主及賽馬相關人員進入休整期，並爲下季賽事備戰；馬迷則不會因爲馬季結束而無所事事，不少人會投身其他賭博場合，例如「過大海」到澳門繼續搏殺，在那邊投注可能更厲害。

增賽適可而止

因此，應否全面禁止賭博，特別是如何幫助爛賭青少年戒賭，是輔導團體經常操心的問題。如何平衡賽馬活動，的確需要做出相應的評估。

行政會議在馬季煞科日通過了一項決定，批准馬會從下次馬季開始增加5天賽事，並增加轉播15天海外賽事。此舉可以達到三方面好處：一是庫房增加大約5億2千萬博彩稅，二是創造約400個職位，三是令馬迷長期留港不「過大海」作更豪的賭博。不過，馬迷不會因爲增加5天賽事而減少「過大海」或參加其他賭博，答案卻不是肯定的，這是必須注意的。

其實，抑制賭風，應教育市民正視賭博的危

害性。無可否認，以香港賽馬歷史這麼悠久而言，一時間取消賽馬活動當然不可能。但是，增加賽事，的確需要正視其負面影響。輔導戒賭的團體就表示了不滿，認爲政府不應爲了庫房增加收入而不理會其他負面影響。但也有市民認爲，如果能在增加賽事之餘又能配合相應的戒賭宣傳，則情況又可以接受。

### 慎防助長賭風

平情而論，國際間的博彩投注活動並非僅只賽馬一項，奇形怪狀的投注項目多不勝數，說明了要絕對杜絕賭博行爲並不容易。從這樣的角角度看，香港保留賽馬活動，甚至增加賽馬日，人們也不必作過激責難，尤其是香港的賽馬活動已深入人心，即時剎車只會適得其反，相信行政會議也因爲考慮了這種情況才批准增加賽馬日的。